

四大美女之

秣归惊鸿 国色天香 丽质柳姿 流光溢彩

阿孟◎编著

王昭君全传

落雁

她国色天香，艳丽照人，是天下最能急男人所急的美才女。热情又娇羞，令皇宫多少嫔妃无姿色。为求和亲，毅然出塞，美艳绝伦，让人快哉乐哉，演绎了一幕幕燃烧炽烈之爱的故事场景。恩爱欢愉，感情真挚最后香消玉殒，魂归故里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四大美女之

王昭君

全传

阿孟◎编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昭君全传: 阿孟著;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3

ISBN 7-204-06576-8

I. 王… II. 阿… III. 小说…

中国图书版本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4700 号

王昭君全传

阿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150 千字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 册

ISBN 7-204-06576-8/I·1159

定价: 20.00 元

这里，茫茫大漠，鸿雁惊飞，只为伊人美！情伤古道，泪洒红尘，刀光剑影尽惜玉……这里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

她，美艳绝伦，如雪似玉，犹如一杯香醇而甜美的浓酒；腮如桃花，口似樱桃，云鬓高耸，兰佩低缀，酥胸颤颤，腰肢款款，投足如风摆嫩柳，举手似雏燕凌空……

她，就是生就了落雁之容的千古美女王昭君。就是她，因画师作祟，三年不识龙颜，悍然出塞和番，成为汉宫惊艳，让铁骨铮铮的呼韩邪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从此，汉匈合为一家。她入乡随俗，美丽善良的她给草原人民带来了和平，带来了希望，成为草原人民的“天使”。

第一章 南郡秭归，香溪明妃

“群山万壑赴荆门，生长明妃尚有村。”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《咏怀古迹》中的诗句。秭归因屈原而闻名天下，香溪因昭君而流芳百世。景氏梦皎月入怀而生昭君，浊水井因昭君降生而变得清澈见底。一切的一切，皆因这位美丽、善良、勇敢的姑娘，有了照人的光彩。

一 天降佳人，绝世而立

“女孩是月宫的仙子啊！”

滚滚长江。

巍巍三峡。

一条淙淙流淌的山溪。

溪以香闻名，故曰香溪。

香溪，汉属南郡秭归。

公元前五十二年的一个温暖秋夜，香溪河边烟登坪村里，王襄的妻子景氏生下了一个足月的女婴。这是他们的头胎孩子，因为不是男孩，似乎是件令人失望的事，但这个女婴的出生却赢得全村人的祝贺。因为她的降生，就在这个温和美丽的夜晚，西坡的那片刚开的荒地上才种了百日的包谷忽然间熟得金黄，晚风中，一排排沉甸甸的包谷棒噼噼啪啪地从秸杆上断折下来。那绵延数十里的清脆响声喜煞了村人，人们纷纷奔到地里去，兴奋地往箩筐中拾捡着。这晚的月亮实在亮透了，澄明瓦亮地挂在穹空，照拂着辛勤劳作的人们。

这夜，村中那棵参天大核桃树下的那眼楠木做盖、楠木垫底、楠木镶边、楠木护口的大井里，井水也清澈得澄碧澄碧的。劳累的村人们喝了一口这井里的水，顷刻间凉爽一直沁到了心尖上，困乏顿消。

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村人们惊喜地四下里望着，耕牛仍老实地呆在它的牛栏里，鸡雏也在自己的圈里不声不响，住在村东头的老奶奶摸的那

匹上了岁数的老马亦安分地守着那盘大石磨。村人早就知道嫫快不行了，她原本红润丰厚的脸颊塌陷下去，身子瘦得干瘪，已不吃不喝地躺在炕上好多天，只等着老天召她上路了。今晚她却突然起来，抖擞着，精精灵灵地走到河边，盘坐在一块光滑的卧牛石上。这时月色如水，风清气爽，两岸青山像冠字华美、威严站立的神，嫫宽大的长袖飘摆起来似只鼓翅飞起的大鸟。人们惊异地发现奶奶嫫的瘦脸忽然丰润了，仿佛那干瘪多皱的老皮被注入了新鲜清澈的河水，佝偻的身子又恢复了她往日的敦实厚重。嫫向后仰起头，面上显示出已失去很久的气派和尊严，她对涌来的烟登坪村的村人们说：“我还能活很多年呢！天上的神灵给我们烟登坪送来一个神奇美丽的女孩，往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。”

于是人们蜂涌到王襄家，争看那个刚降生的女婴，她安静地躺在景氏的怀抱里，睁着忽闪明亮的眼睛。婴孩洁白的小脸上闪耀着银月般的辉光。村人不由得仰望高天那枚月亮，那不是月光的色泽吗？

“喔！”人们惊叹着。

景氏自豪地告诉人们，方才她梦见一轮皎月投入怀中，跟着，婴儿就降生了。

人们明白了，女孩是月宫的仙子啊！

人们沸腾了，纷纷挖启埋在自家房下准备过年时用的老香醇，全村跟过年一样热闹。人们围着王襄说尽祝贺的话语，喜气洋洋的王襄当众为这个神赐给他的女孩取名叫“嫫”，字“昭君”。

村人欢呼了整整一夜，喜悦的他们甚至将村名“烟登坪”改为“宝坪”，因为这里是一块宝地呢。

二 人面桃花，争奇斗艳

“蜜蜂来找嫫采花蜜喽。”

天刚放亮，嫫就起来了。这时，父亲母亲和妹妹娉都还在黎明的曦光里熟睡，头遍鸡鸣尚未响起。嫫提上她的小篮子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，站到外面，清爽的晨风一下子就掠走了她身上的燥热，她残存在脑中的梦境，不管是美妙的还是不甚美妙的统统消失得——干二净。嫫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欣喜的惊叹：哦！多好啊！她抬起眼睛，天还没有完全亮透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宝坪村的一切，那些矗立的房屋、树木和远近的山色似乎都像梦中的景物一样在朦胧的光影中凝立着，最近处的一条小溪怕惊动谁似地在缓慢而无声地流

淌，长天深处的那颗启明星欢快地眨着眼睛。“嘿！早呀，小不点儿！”星星在跟媵说话，用老祖父的粗嘎嘎的声调。奶奶娘告诉过媵，说这颗星星已经活了很长的年头了，足有好几个三百年了，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，是个好脾气的老寿星。

“早呀！老祖父！”媵轻盈地摇着小手。接着，（她看到这颗星星消隐在苍白的天际，东方现出一片蒙蒙的金红色），令她小小的身心为之一振。啊！天的神树又开花了！媵在湿软的草地上奔跑着，一口气跑上香溪河岸边的一座披满青草的小山。在这儿，她可以更清楚地看见那片盛开的金红花，它们是那么巨大，一片片一朵朵，简直铺满了整个东方的天宇。

“多好啊！”

媵不由得双膝跪下，向着天上的神举起她的小手，那洋溢着的红光映到她的面颊上，浸透了她小小的身子，这光霭好像隐含着某种召唤，让媵激动得几乎要淌下泪水。但她不知道它在召唤什么，她还不懂，她太小了，她只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像小鸟似地在向着远天飞翔。

当太阳上升时，媵已跑下山坡，来到香溪河边，静静流淌的河水忽地变得欢快起来。她从篮子里掏出布巾和一柄乌木做的木梳，明镜似的水波映出她的模样，她解开头顶的抓髻儿，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一直拖到足踝。媵对着自己水中的影子不觉微笑起来，一群绒羽泛着绿色光泽的鸬鹚从水面上飞起，啊啊地叫着，掠过媵的面前，“嘿，多美的小姑娘呀！”鸬鹚们用响亮的嗓子说着。

“你们也很漂亮！”媵红红的小嘴呢喃着，用她的小指头指点着鸟儿们，“瞧，你们黑亮的羽毛多光滑呀，还有长长的尖钩的嘴巴，但是今儿个你们可不要用它来捉可怜的小鱼了，我请求你们。”

鸬鹚们轻盈地晃动着翅膀，呜哇作答：“好啊，小姑娘，但是，你得用清澈的河水把你的脸儿洗得更美，用梳子把头发梳得更亮。”

于是媵就梳洗起来，鸬鹚们落在对岸的矮树丛上，圆圆的眼睛凝望着小姑娘。

河边还有一排排的桃树，在这早春的日子里鼓起一个个结实的苞蕾。清风徐徐吹过，媵踩着河边的白卵石站起身，光光灿灿的黑发，粉红的笑靥。唔，桃树们有些迷乱地互相磕碰着，枝条与枝条彼此推挤着，“哦，我们又多了一位小姊妹！”桃树说，“但是你比我们都美丽。”

“别泄气，我的姊妹们，春风再浓些，你们就开花了，那时，所有的姑娘都会羡慕你们呢。”媵说着，拎起她的篮子。这时天空被升起的太阳照耀得大亮，村上的男人们已经准备出门到地里去了，女人也挑着水桶向那口楠木井

走去。阳光下青青的小路上，娉娉婷婷地走着青衣白衫已尽显女儿情态的的墙，人们不由地停住自己的步子，眯起眼睛：墙在这个明媚的早晨由青山绿水间走来。人们一时以为，是这个早晨、是这方山水刚刚诞育了她，连王襄和景氏也怀疑这样美丽的女孩似乎不是自己生养的。墙依旧沉浸在与自然的对话里，脸上布满喜悦的笑容，通身飘逸着山水的灵秀之气。人们再次记起墙出生的那个神奇的夜晚，想着这个女孩给宝坪村带来怎样的福气呀。

早春时节，桑园里的桑树伸展开嫩绿的叶片。像墙这些十一二岁大的姑娘每天早上都要去采摘桑叶，她们穿梭在一株株的桑树之间，一手提着篮子，一手执一根顶端带有尖钩的木棍，钩下一枝树枝，用手摘下一片片桑叶。墙总是摘得又快又多，她不像有些嘴馋的姑娘，时不时地要撷下几颗桑葚塞进嘴巴里，吃得满嘴流着紫红的汁液，她只是在采完桑叶后才摘下一捧桑葚放在叶子上面，准备带给妹妹们。当墙提上她满满的竹篮直起身时，看到她的小姊妹都会惊讶地叫：

“哎，墙，桑露把你的脸洗得多白呀！”

墙嫣然一笑，漆黑粗长的睫毛上颤颤地挂着晶莹的桑露，洁白的面庞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。姑娘们就拉开嗓子脆生生地唱：

日出采桑兮去桑园，

桑露清清兮洗白墙。

桑园里弥漫着桑树的清香和早春泥土发出的清湿气息，墙踩着姊妹们的歌子走回家。景氏正坐在织机前咔嗒咔嗒地织纱，足踩踏板，手脚并用地往来运动着，机杼相和，经纬相加，白纱斐成。景氏抬头看见墙回来，不觉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墙终于长到可以帮助母亲的年龄了。墙愉快地唤了一声母亲，将一捧桑葚递给在景氏脚边玩耍的娉，就走进一旁的蚕房，开始给蚕宝宝们喂食。小家伙们还太幼细，无法对付整张桑叶，墙用刀把桑叶剁碎，然后撒在蚕篓里，小小的春蚕扭动身躯，小嘴一张一张地吞咽着可口的食物。这之后，小姑娘又得去喂鸡笼里的鸡和猪舍里的猪。

墙的故乡秭归，地处长江三峡之第三峡——西陵峡畔，这一带虽属距川西平原较远的山区，江水异常汹涌，到处是急流险滩，但土地却因水的滋润而格外肥沃。湿软的土壤饱含充足的养分，再加上湿润的气候、甘美的阳光，足以养育一年三熟的作物。秭归的田野上，有稻、麦、谷、粟、玉米，山坡上还有成片的柑桔林和大片的茶树，这些作物都是男人们去栽种；而女人们也不

清闲，每日亦有大量的劳动等着她们做：挑水、砍柴、做三餐饭、织锦、舂米、饲养牲畜以及种芋栽莲。秭归山乡溪水纵横，河流遍野，人们就将这些大小溪河连成农田灌溉网，又在一个个陂塘里养鱼种莲。初春，掘藕根节头，埋在塘里的泥中，盛夏便会长出硕大的莲蓬。

但是，秭归山乡尽管土地肥美，男人辛勤劳作，日子仍是十分艰难。西汉到了元帝朝，已开始显出衰落的征兆。元帝即位不久，便天灾累起：先是关中十一郡发大水，万顷农田颗粒无收，饥谨大作，饥民们易子而食；次年陇西大地震，山崩地裂，死伤数百人；北海再发水灾，吞没田地，灾民失所。但皇室、贵族、官僚的奢糜浪费和强取豪夺之风却愈演愈烈，四方百姓头上压着沉重的徭役赋税。宝坪村的农人一年四季不停歇地垦荒种地，收获的大部分却要官府征去，只有小部分属于自家。因此，妇女的劳动就显得格外重要，她们饲养的家禽既可给自家寡淡的锅里增添些美味，又能换回盐和农具；而女人们种植的芋头在七月成熟，可窖藏数月，在荒年里便成了绝好的食物。

嫵在早春艳阳高照的上午，还要将母亲织好的纱拿到溪边去浣洗。她端着一只与她纤细的身子很不相称的大木盆，和一群小姊妹走到香溪河的上游，那儿有一条亮晶晶的流速湍急的小山溪。四周的青山静静地倚在阳光里倾听汨汨的溪水声，空气中流荡着野草薰然的气味，这里是姑娘们的天地，男孩子们谁也不会到这儿来，他们这时都在山的另一面放羊。姊妹们一到这就像雀儿一样扑散开，她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年龄，最大不过十三岁，无忧无虑，天真无邪，在溪边浣纱是她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。尽管有很多的纱要浣，可她们拥有充足的时间，从早晨到中午，母亲不会唤女儿，她们做好了饭，喂了怀中的小儿，便要去地里给耕作的丈夫和儿子送饭。姑娘们站在溪边，如同进入了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，摘着那些在早晨开放的紫色、蓝色、粉红色的野花插在头顶的两个小抓髻儿中，对着清冽冽的溪水照来照去，笑声连连。山村的农家女儿，没有金银饰物可戴，再说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就是女子在十五岁前一律梳“丫髻”，将头发集束于头顶，编结成两个小髻，如初发的两支幼芽。到了十五岁，如已许嫁，才可以把头发绾起来，插上发簪。女孩插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通常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农人家拿不出金簪玉簪，却也要做上一支精美的竹簪或骨簪为女儿行成年礼。

嫵是这群女孩中最长的，今年满十三岁了，除了嫵，便要数她美丽。嫵的个子很高，像十五岁的大姑娘一样亭亭玉立。在这个早春，嫵看到自己身子流出的那股生命的红潮，就在这时，嫵便觉得她单薄的胸脯像蓓蕾一样时时要怒放着，她开始爱脸红，轻声细语地说话，不再摇晃着身子大笑，而是以袖掩面低低地笑。这会儿，嫵插上了野花，寻到山溪转弯处，远离姊妹们，瞧

着水中的面容，做出各种美妙的女儿态来。婧是个活泼的姑娘，只比嫫小一点，亦快十三岁了，婧虽生得不如嫫和嫫，倒也是杏目桃腮，清纯可爱。婧发现不见了嫫，就诡秘地眨眨眼睛，招呼着姊妹们轻手轻脚地去寻嫫。

嫫一时忘情，舞袖而歌：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

被薜荔兮带女萝。

既含睇兮又宜笑，

子慕予兮善窈窕。

婧与众姊妹脆生生齐唱：

子慕予兮善窈窕——

嫫倏地回头，两颊飞上红云。姊妹们笑起来，婧围着嫫跑跳着，扬起长袖冲她扭扭摆摆地跳起峡舞，直到把嫫羞得跪在溪边蒙住脸哭起来。

“哎呀，姐姐嫫！”婧自知自己过份了，抱住嫫的肩膀摇晃着，拉下她的手，冲她做出各种鬼脸，“瞧，妹妹婧像不像一只小花猫？”

嫫不由得噗哧一声笑出来。

“哎——姊妹们快看呀，桃花全开啦！”远处传来惟独没有加进戏弄嫫的游戏的嫫的喊声，众姑娘站起身，愣怔住了，天呀，溪边河岸的桃林一片红晕晕的丹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它们怎会在短短的时辰里霎时全开花了？往常的桃花可不是如此这般开的，总是在一个早晨里，先有一树顶尖上的几枝小心翼翼地拱开了自己的苞蕾，然后才一树连着一树地开……这会儿，是多么不可思议呀！众姑娘忽闪着眼睫，婧跑上前几步，看看四周的桃花，再看看溪边浣纱的嫫：嫫站在青草之上，正由溪水中扯起二丈长的白纱，白纱像升腾起的迷离白雾，嫫的面容为串串野花环绕，在这透明的雾霭里真如同西天瑶池的小仙子。难怪千棵桃树要竞相开放呢，原来它们都看到了这幅图景，想一争高低呢。

在西边高坡上耕作的农人也望见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奇景：桃树在与美丽非凡的嫫争妍，人们不觉停住手中耕犁，久久赏观，连老牛亦凝立不动，呆呆地望着。

可嫫完全忽略了自己，她为桃花吸引，就急忙将浣好的纱铺在光滑的石头上晾晒开，然后向桃林飞跑去。

媼喘息着停住脚步，大群蜜蜂嗡嗡地飞来了，桃树于轻风中摇动着，伸开一个个嫣红的枝头，迎接着采花的小虫，但蜜蜂却不进桃林，一古脑儿地围着媼转。

“喔，我的小兄弟们，”媼摆着手，对蜜蜂们说：“你们得掉过头去，你们实在是弄错了，树林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，可是蜜蜂没有搞错，因为我们的媼比桃花还美丽呀！”婧和众姊妹跑过来，大声道。

媼抬起头，脸颊漫上淡淡的晕红。

“蜜蜂来找媼采花蜜喽。”婧响亮地叫，与众姊妹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跑跳着笑闹着，媼站在中央，两手挡着脸，免得蜜蜂真的落在面上。

桃花开的日子是小姑娘们欢天喜地的日子。每天，她们一做完活计就跑向桃林，她们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屋子里，村外的天地多广阔呀，层层叠叠的桃花滚荡着一直涌向天边，风儿一吹，万千片花瓣纷扬着漫天飞舞，把蓝天也裹映得红蒙蒙、醉晕晕的。女孩们在花树丛中你追我赶玩得开心极了！

有时，她们也邀放羊的男娃娃一起玩，女孩们最喜欢一个叫龙儿的男娃，他自小就没有爹娘，靠替别人放羊为生。尽管龙儿是个孤儿，常常吃不饱肚子，但他却十分仁义，乐于助人，而且手很巧。不久前，嫫的一把心爱的木梳掉进了香溪河，被水流带走了，嫫急得哭起来，龙儿就寻了一块楠木，做成了一把半月形的木梳，还刻上花鸟图案，在第二天不声不响地交给嫫，把嫫惊喜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以后，总有女孩去求龙儿做梳子、篦子。

当然，龙儿也会得到女孩们赠送的各种礼物：两块甜米糕、一碗香喷喷的芋粥和一块腊肉，或是一条卤得滋味鲜美的鱼，对龙儿来说，这真是再好没有的礼物了。但是嫫，即使不求龙儿做活，也时常给龙儿好吃的东西，嫫简直把龙儿当成自己的兄弟爱护着。只要看见龙儿，她便会将一个布巾包裹着的米糕或粽子塞给他，彼此说笑一番，而龙儿亦常常去溪边捉来螃蟹或上树掏来热乎乎的鸟蛋回赠嫫。在今春这个桃花盛开的日子，嫫的身心有了些许微妙变化，见了龙儿不再有言语，会脸蛋发红，低眉含笑着，把给龙儿的食物往他身旁一放，扭身便跑开去。龙儿今春已满十五岁了，圆圆的稚气的脸孔开始放宽拉长，正在显出男子气，斜卧的两道眉毛忽地浓重起来，英俊不少，个头也比去秋长高了不少，单薄的肩膀像渐熟的包谷在一点点茁壮。嫫常在夕阳西下时分远远地看龙儿放牧归来，龙儿身着破麻布衣，挥着自制的那杆长鞭，口中打着长长的响亮的唢哨，在山岩上矫健地跳来跳去，好像他赶的不是一群慢慢腾腾的绵羊，而是大群荡动不安的马儿。在这个早春，龙儿见了嫫也突然不自在起来，嫫红红的脸颊令他心跳不止。

在这个花季，男女娃娃们于花树丛中追逐着，玩起藏猫猫的游戏。一个孩子用丝帕蒙住眼睛，待众人藏好后，他再摇摇晃晃地去抓猫猫，被抓住的孩子便接替他成为下一个抓猫猫的角色。孩子们都避免被抓，当抓猫猫者撞到自己的藏身处时，就要想方设法地躲闪开。这会儿，嫫正处在这样的境地中，来者是鬼精鬼精的婧。嫫藏在三棵桃树之间，婧听到了一串急促的呼吸声，断定近旁有人，便探出两手摸着，嫫已无路可逃，在婧的臂下闪避着，两旁和身后均是开得烂漫的密密的枝蓬，唯一的路口挡着一心一意捉拿她的婧。嫫绝望了，她陷进花的羁绊中了，觉得注定要被婧抓了猫猫。忽然，龙儿跳过来，拉了拉婧的衣袖，婧猛回身去扑他，嫫就在这一瞬间冲出她的陷阱，而龙儿灵巧地躲开了婧，拉上嫫奔逃去。

两人在长长的桃林小路上飞奔着，两旁的花树急速向后闪去，桃林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两人跑啊跑，嫫终于跑到了自己力气的极限，站住脚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，一边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不……我不行了……让婧来抓……抓我吧……”

可是，没有什么婧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一切脚步声、笑闹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有头顶上蔚蓝的天空和身旁的一片花海。嫫松了一口气，抬眼去看龙儿，龙儿一手握鞭，一手插腰，面孔洋溢着正午阳光的热腾腾的气息，心绪刚刚平稳的嫫不禁再次脸热心跳。而龙儿眼中的嫫，经过这样的急跑后，两腮涂满了桃花红，煞是好看呀。龙儿凝视着羞答答的这朵“玫瑰”，呼吸急促起来，蓦地，他掉头就跑，用他同犬赛跑的速度飞也似地冲去。

“龙儿，你去哪里？”嫫喊道。

龙儿一气儿跑出桃林，冲上河岸的山坡，一阵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幸福贯穿了他的身心。天啊！这世界是怎么回事？龙儿用欣喜的激动的眸子打量着天地：太阳正在庄严地西斜，像一位气宇轩昂的大神。穹空之下，翠绿的山岳在起伏，无数条溪水由山中奔流而出，一如无数条小银龙冲入长江。“啊！哈！”龙儿心底爆出两声狂喜的大喊，他感到自己的肩臂上鼓鼓地腾跳着长足了的气力，细瘦的脖颈在粗壮，有一股激流在心中澎湃。龙儿向更高更陡峭的山上冲去，有如一匹健硕的小马驹。

“龙儿……”嫫气喘吁吁地跑出桃林，仰望正向山顶“进军”的男孩，那颗逐渐变得火红的夕阳也朝山的顶端坠去。

嫫被这幅壮阔的图景震撼了，泪珠沁出双目，一直流淌到她的脸颊上。嫫与一群嬉笑的小姑娘恰好跑过来，她惊讶地看着嫫。

“姐姐嫫，你怎么了？有谁欺负你了吗？”

嫫用手抹去这泪水，“不！不！好妹妹，没有谁，我没有哭！”

于是嫫顺着她的目光去望已接近山顶的龙儿，她有点懂了，但还不甚明白，只是懂得嫫的眼中之水不是泪。嫫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嫫开始迈进一种新的生活里，她眼中闪烁着新生活的色彩啊！

三 皇上选美，大祸临头

后官佳丽老死掖庭，罪过啊！

桃花谢了时，男人们也完成了他们的耕种，幼芽拱出土壤，在一天天长大。一块块稻田也平整出来，陂塘中被注入清水，地无良薄，水清则稻美。蜀人在种植水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，已懂得讲究土质、气温条件和耕作栽培技术，懂得精耕细作。秧苗插毕了，田里秧窝密布，井然有序。田中有泥螺、青蛙，陂塘里，嫩嫩的荷叶也铺展出水面，水中游动着小鱼和小虾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天更蓝了，风更暖了，农民脸上荡漾着笑意，他们就要迎来一年中第一个好收成了。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降临到宝坪村：皇上的选美钦使已到达秭归城。这是由一位去城上买农具的村人带回来的消息，他说城中有未嫁女儿的人家如大祸临头，纷纷嫁女，那些有如花似玉女儿的父母，聘礼也不要了，女婿也不选择了，只要是清白人家，不管女婿丑俊、年龄大小，给女儿披红戴绿，抬去拜了天地就是。一时间，丑汉讨美妻，鳏夫娶娇女，但这样也比女儿进了皇上后宫要幸福得多。自从这元帝登基以来，多次下诏采选良家女子，据说掖庭佳丽多得数不清，她们根本见不着皇上的面，可怜这些良家女，大多要冷冷寂寂地老死在掖庭，倒不如贫贱夫妻，茅屋草舍，生儿养女的却也有了一番乐趣。

秭归城内的美人不出几天嫁得精光，县令着了慌。此次朝廷钦使是慕三峡水乡多灵媛美色之名而来，可这两天招募来的让钦使大人使放眼一看，尽是粗丑之辈。钦使的眉头紧锁着，连在款待他的盛宴上，也不给县令好颜色看，并且开始疑惑县令是有意藏美不献。

县令便打上了附近山乡的主意，那些巫山峡水哺育的自然村落里不乏清水芙蓉。宝坪村惶恐起来了，过几日，县令就要陪选美钦使到了。

村中十五六岁大的刚刚绾发插簪的姑娘们，除了一位腿有残疾的、一位头脸生疮的，全部由父母仓促嫁出，剩下的只是一群蹦跳的小姑娘了。这时，嫫的母亲着慌了，村中大姑娘们剔出后，嫫就愈发显得突出了，嫫的身子已勾出婀娜的轮廓，完全可能被钦使大人挑中。嫫母在夜半哭开了，嫫父狼歹歹地吼道：“你这娘婆，哭有甚用！赶快把女儿嫁出去吧！”

却又嫁谁呢？村中不再有独身后生，而去别村找，恐已来不及。嫫的大伯母想了想，眼珠一亮，道：“我有个本家侄子，是个樵夫，嫫居三载了，就住在咱村前面的香炉坪。因为家穷，膝下又拖着两个孩子，总也续不上弦，我看不如把嫫嫁给他。他人虽模样粗黑，大嫫二十岁，可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哩。”

嫫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如此，在头遍鸡尚未叫时，嫫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。大伯母天未亮就已急急赶至香炉坪去叫侄子准备迎亲的轿子。黎明时分，嫫睁开眼，见母亲把烧好的一锅水倾倒入院中的大木盆里。两堆香木树枝被点燃了，懵懵懂懂揉着眼睛的嫫被母亲脱光衣衫，父亲和三个兄弟都已回避出去。嫫在这个散发着阵阵凉意的清晨赤足迈进木盆里，骤然的热流使她抱紧双臂，她叫了起来。母亲将她全身按在水中，开始一寸寸地揉搓她的皮肤。香木树枝的清烟缕缕上升，在四周织起一层薄薄的雾霭，升腾的旭日在嫫的眼中模糊成一团，可有什么关系呢？旭日正在上升，龙儿赶着他的羊群在朝青草披拂的山上去，过一会儿，当嫫去桑园采桑时，会给龙儿带去一块米糕。嫫甜甜地笑了，热水浸得她舒适地眯上眼，母亲的手臂一下一下柔缓而有力。母亲又解开嫫头上扎得紧紧的小抓髻儿，开始漂洗她的长发。

两堆香木枝熄灭了火焰，最后一缕轻烟叹息一般落在余烬上。嫫笑盈盈地由木盆上立起身，洁白的身子迎冲着早晨新鲜的太阳光，母亲用麻布擦干她身上的水珠，为她穿上一件颜色缤纷的锦衣。嫫知道这件漂亮的锦衣是母亲花了半年的功夫才织成的，原以为这是要交赋税的，贫苦的农家女儿谁能穿得起这样华美的衣装啊！嫫激动得一颗心怦怦直跳。母亲又在为她梳理长发，沾桂花油把它梳抹得亮光光的，嫫的头发又浓又密，长及足踝。嫫母撩起女儿沉甸甸香软软的头发开始绾起来，嫫母手臂盘动着，顷刻，一大团乌黑的云鬓堆在嫫的头顶，簇拥着她那张粉白的面容，嫫母又拿出一支精致的竹簪插进女儿发丛将之固定结实。直至此，嫫才惊喜地明白：母亲原是在为她行成人的“簪礼”呢！

这个早晨，嫫成人了！

嫫在心中唱着歌，当姊妹们在院外唤她去桑园时，嫫骄傲地推开院门。

“喔！”小姊妹们惊叫，睁大眸子望着陡然间变了模样的嫫。

“我已绾发插簪了！我——”嫫喘了一口气，清脆道：“成人了！”

正午时分，大伯母带着她的侄子，那个面皮粗黑、腰宽膀阔的樵夫走进宝坪村。贫穷的樵夫一时筹措不到迎亲的轿子，只借了头半老的驴子，就匆忙牵了它来了。嫫的父母把新婿迎进家门，这时，村人才恍然：十三岁的嫫要出嫁了。

嫖已经懂得嫁人意味着什么，那就是意味着与这个脸面像树皮一样粗陋的樵夫一个锅里吃饭，一铺炕上睡觉，为他生养儿女。嫖不禁放声大哭。嫖母亦垂泪对女儿劝道：“不是为娘心狠，他眼不瞎，耳不聋，腿脚齐全，身子骨硬实，面貌憨厚，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。你跟他了，虽喝芋粥住草棚，可也总比被钦使大人选到长安城去住冷宫好啊！那才可怕呢？”

“什么是冷宫？”嫖抽泣着问。

“冷宫啊，就像一眼黑洞洞的大井，皇上把你关在里面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”嫖母诉说着想象中的冷宫。

嫖忘记了哭，瞪着一双泪眼再问：“那大井里不点灯吗？冬天不生火吗？”

“对，不点灯也不生火。”

“皇上为什么要关我？”

“皇上关了好多年轻的姑娘，皇上娶了她们，可她们都见不着皇上。”

“皇上为什么不去见她们呢？”

“皇上见不过来，他娶的姑娘太多了，他把姑娘锁进一眼眼黑井里，看不见太阳，看不见月亮，也不许你回来看爹娘。”

嫖恐怖得浑身发抖，假进娘的怀里，那皇上在她的眼中便如奶奶嫖故事里的蚩尤，铜首铁额，头长巨角，口生獠牙，手持百十斤重的大铜斧，操着豺声嚎叫。嫖紧紧搂住母亲的颈子：“娘，我不要住冷宫，也不要嫁这个男人，我要呆在家里！”

“这怎么可以呢，钦使大人就要来抓你了，要么跟他去，要么嫁人。”

嫖明白了，她顺从地让娘牵着手来到院子里，由嫖父抱到驴背上。嫖嚤嚤地哭着，围观的村人们悄声议论道：

“听说这男人有两个孩子，大的那个比嫖还长一岁哩！”

“真想不到，可怜小小的嫖进门就要当后娘。”

龙儿从山上冲下来，呆呆地注视着这一切，龙儿不相信，他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还无法理解世界上的好些事情如朝廷选美、民间嫁女，但是他知道驴子将带着啼哭的嫖远去了，从此自己将再也看不到她。龙儿扭身跑上山，伏在草坡上悲痛地大哭起来，他第一次感到没爹没娘没有家是多么孤独。

就在嫖走后的第二天早上，县令陪着钦使大人到达了宝坪村。钦使高高地骑在马上，眯缝起眼睛向四周的山水横扫了一眼，心头当下一震，对县令道：“此地山川灵秀飘逸，必有美人啊！”

“大人明鉴，待卑职去细细寻访。”

宝坪村民从容而坦然地凝视着两位大人，待嫁女儿竟一个也找不见。钦

使大发脾气，咬定县令与他的子民串通一气来耍弄朝廷钦差，否则，怎么他们走到哪里，哪里的美人就嫁了个一干二净？县令苦着脸，连声喊着冤枉。这时，桑园里传来一串笑声，像上天摇响的一串金铃铛，随后，一个小姑娘跑出来，她青衣白衫，小抓髻儿上插着野花，粉红的脸颊上洋溢着烂漫的笑容。她跑到钦使的枣红马前惊讶地站住，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穿得这样气派的人，便抬起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大胆地望着他。

“好啊，小姑娘。”钦使眼目一亮，笑呵呵地说，并且从马上下来，走近她仔细端详起来。姑娘螭首蛾眉，明眸皓齿，唇不涂丹，腮不抹胭，却朱唇桃腮，有红有白，出自天然。虽然年龄还小了点，身子略显单薄，可这总是进入秭归境内以来所遇的第一个美女，就选定她了。

钦使和蔼地问小姑娘的名字。

“我姓王，名婧。”

“王婧，很好听的名字。听着，王婧，本官要带你去长安城的皇宫。”

“皇宫？”

“就是皇上住的宫殿，它高大雄伟，金壁辉煌，是人间的天堂，是世上的人们朝拜的地方。”

“就像我们朝拜太阳一样？”小姑娘用清脆的声音天真地问。

“皇上就是太阳。”钦使大人严肃道。

“你是说，我要住到皇上的宫殿里？是皇上派你来接我的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钦使像一只大鹅一样庄重地点头。

小姑娘还是不甚明白，她歪着头，眨巴着明亮的眼睛，“皇上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？我从没有见过他呀。”

“准确地说，是我替皇上找到了你。”

“可是，我得去问问母亲，要是母亲不同意，我是不能跟你走的。”

钦使笑起来，心想村野山乡的小丫真是憨直得可爱，“唔，”他说：“小姑娘，这件事，皇上已经决定了，谁也不敢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

钦使重新骑上马，他与宝坪村人选者王婧的对话到此结束，他还要去另一个村子继续呢。

婧忽然觉得自己忘记了一个顶顶重要的问题，“大人！”她追上前再问：“请告诉我，皇上是谁？”

“是天的儿子。”钦使骑着高大的枣红马继续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。

婧站在那儿，眼中充满五彩斑斓的光辉，天的儿子！婧抬起头，天穹蓝

湛，天光流溢，天的儿子在晴空深处，身披华丽的大氅，头戴流光溢彩的金冠，他有太阳的灿烂面容、启明星的明亮眼睛、红果一样红的嘴唇、白果一样白的额头，浑身飘荡着玫瑰的馨香，就像奶奶故事中的轩辕氏黄帝。

婧跳起来，沿着长长的田埂边跑边喊：“我要去见天的儿子喽！皇上要接我去住皇宫喽！”

四周的山野回响着婧的快乐童音，鸬鹚们惊飞起来，啊啊呜呜叫着，拍打着翅膀。干活的农人们放下锄头，手搭凉棚向远处望去，婧像鸟儿一样飞来，满脸红艳艳的笑容：“是这样的……在长安城里……一座金光闪闪的皇宫……”婧急切地对人们比划着，“天的儿子要接我去住啦！”

农人们惊愕地说不出话，婧父跌足在地，双手捶打着田埂，嚎啕起来。

婧走的那天，也乘坐着一艘很大的龙头雕花木船，沿长江而去。婧被盛装打扮起来，身穿宝坪村的人们从未见过的衫裙，婧左顾右盼，美滋滋喜盈盈的。天下起了小雨，村人们在雨中默然地伫立，雨声中交织着婧母低低的哭声和婧欢快的笑声。婧也站在送行的人群中，两日间她目睹了嫫的出嫁和婧的入宫，小小的心灵迷茫着，她不懂这是为什么，难道每个姑娘长大之后只有这两条路好走吗？她想跑到船边去同婧说几句话，但母亲景氏死死地抱着她，仿佛怕谁抢去她似的。

龙头雕花木船渐渐消逝在薄雾冥冥的山水之中。

四 齿如瓠犀，螭首蛾眉

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

漫长的雨季来临时，男人们要去田地里侍弄庄稼，他们身披蓑衣，头戴斗笠，赤裸着双脚踩在泥水里。女人则很少出门，纺纱织锦，小姑娘们也被母亲要求着安静地呆在家里，学着淑女的模样，做女红，诵诗文。

婧和小姊妹们喜欢聚在一间屋子里做着女孩儿家的绣活，一边飞针走线，一边朗朗吟唱新学会的诗句：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，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，

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